

<<南方有嘉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南方有嘉木>>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9909

10位ISBN编号：753392990X

出版时间：2010-6-1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旭烽

页数：5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南方有嘉木>>

前言

公元1793年，东方中国，一位被称为乾隆的皇帝已在位五十八年。

9月，是他八十三岁诞辰，万寿无疆的颂歌，在他的王土与庙堂响彻云霄。

此前整整一年，西方大英帝国以祝寿为名，派遣由前驻俄大使马嘎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以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首次东西方大帝国相会。

使团全部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承担。

公元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把从中国进口的一筒两磅两盎司的茶叶，作为贵重礼品献给英王——英国直接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自此开始。

一百余年以后的1785年，英国进口华茶已达一千零五十磅。

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评之日：茶颇似真理的发现，始则被怀疑……最后乃获胜利。

东方神秘绿叶在英伦三岛的传奇，启发了东印度公司的思路。

这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的公司，它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账簿。

此时，它产生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梦想，将华茶移植殖民地印度。

正是这种关于茶的梦想，把东印度公司和马嘎尔尼送上了同一条驶向大清王朝国土的舰船。

<<南方有嘉木>>

内容概要

本书是“茶人三部曲”的第一部。

小说以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为时代背景，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杭氏四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忍辱负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风采，寄寓了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

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

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

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

<<南方有嘉木>>

作者简介

王旭烽，教授，著名女作家，出生于浙江平湖，童年入杭，从此与西湖做伴，品佳茗，历山川，风雨人生，涤荡情怀。

求学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沉醉文学。

曾供职中国茶叶博物馆，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现为浙江农林大学（原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学科带头人。

三十余年文学生涯，杜鹃声里，烟雨楼中，精雕细琢，遂成文字八百余万。

十年一剑，磨得《茶人三部曲》，前二卷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此外获各级文学奖项数十种，曾三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对茶文化及浙江、杭州地方文化史情有独钟，有多部小说随笔及史话问世。

<<南方有嘉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浙西茶苗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迅速繁殖之际，它的故乡对它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19世纪中叶，这个清帝国的富庶省份，正在一场大战乱之中。

东南一隅的浙江，本来有着性情温和的岁节和湿润多情的雨季。

缥缈的雾气在清晨与傍晚缭绕省城杭州的三面峰峦，那里是小叶种灌木茶林生长的最舒适的温床。

愤怒的拜信上帝教的中国南方的农民们，聚集为太平军，头上裹着红巾，被称为长毛，占据了这个茶商云集的集散之地。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春三月三十日，驻扎杭州的太平军弹尽粮绝，在死守两年零三个月之后，终于在夜半时分，撤出武林门，退向德清。

次日，余杭相继失守，清军入城。

马嘎尔尼和长毛都不会对位居杭州城羊坝头忘忧茶庄的杭老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同样也染上了芙蓉癮的中年男人，继承了杭氏家族绵延不绝的茶之产业，系有忘忧茶庄一座、忘忧楼府数进。

涌金门的忘忧茶楼一幢，昔因抽大烟之故，易手他人。

沉醉在烟气中的杭老板，与他共读过同一私塾的郊外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均为乐天知命之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对朝廷和国家都缺乏必要的热情。

官府也罢，长毛也罢，首先不要影响他们发财致富，其次不要影响他们婚丧嫁娶。

说实话，长毛对忘忧茶庄倒也不薄，发给它“店凭”，准它开业经营，茶庄所在地，又是太平军划出的买卖街，长毛也要喝茶的，茶庄生意倒也兴旺。

至于三家村小地主林秀才经营的几十亩藕田，夏来都开荷花，秋去都生藕节，天道有常，无须过问。

倒是女儿一年年大了，等着嫁到城里去，是件要事。

恰在那样一个林秀才女儿待嫁的夜晚，杭老板发现他那失去母亲的十八岁的独生儿子杭九斋，躺在榻席上，点着了山西产的太谷烟灯，并把翡翠嘴的烟枪对了上去。

一股迷香，扑上鼻间。

杭老板心里一声叫苦：不好！

杭、林两家儿女完婚之事被推上首要议事日程。

浙江的茶树正在加尔各答茁壮成长；太平军已经退出杭州；新知府薛时雨走马上任，并坐在轿中口占《入杭州城》诗一首。

与此同时，杭老板和林秀才两家终成姻亲。

新郎杭九斋和新娘林藕初对这桩亲事，骨子里都持反对态度。

在女方，是因为听说杭氏父子都抽上了大烟，但没有婆婆压制的宽松环境又多少抵消了这一短处。

在男方，是因为父亲以禁止他吸烟为成亲条件，但成亲后茶庄将由他掌管，亦使他终于心平气和。

他们便都伪装得木讷，按照传统，由着七亲八眷摆布。

与此同时，一队清兵正在清河坊的街巷里，穷凶极恶地追捕一个负隅顽抗的长毛将士。

长毛身手不凡，脸上蒙块黑布，露两只眼睛，身轻如燕，体态矫健，嗖嗖几下蹿上人家的屋檐，在那斜耸的瓦脊上一溜箭步，瓦片竟不碎一块。

市民出来抬头见着，心里头叫好，也有把那“好”字从嘴上叫了出来的。

屋下清兵便大怒，一个个地也想上房，爬不了半截却又摔将下来，便更怒，叫喊着追逐来去。

跑过几道巷子，便听到一溜高墙后面，有人吹吹打打，已是浓暮时分。

那边，忘忧楼府中，正在大办喜事。

从拜天地的厅堂至洞房，要经过一个天井花园。

被七大姑八大姨拨得头晕目眩的新郎杭九斋，正昏头昏脑地用大红绸缎带子牵着比他大了三岁的新娘子林藕初往洞房走。

说时迟，那时快，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人，狠狠擦过院中那株大玉兰花树，然后一个跟头，便闷闷地砸在了新娘子身上。

<<南方有嘉木>>

新娘子一声“啊呀”，便踉跄倒地。

时运，就这样措手不及，把新娘子林藕初推到人前亮相。

林藕初一个翻身爬起，一把揭掉盖在头上的红头巾，又把那人一下子托起，旁边那些人才喻声四起：“长毛！”

长毛！

从墙那边翻过来的。

” 此时，大门口，清兵已冲将进来了。

杭九斋凑过来一看，面孔煞白，抬头第一次瞪着新娘子：“怎么办？”

” 从此以后，一生他都问媳妇“怎么办”了。

小地主的女儿林藕初，毕竟是在乡间的风吹日晒中受过锻炼的，二话不说，拖起那人就往洞房里走。

七手八脚拖到洞房床前，新娘子把大红袍子三两下脱了就披在他身上，头上一块头巾盖住，一把将他按在床沿。

那人坐不住，摇摇晃晃要倒，新娘子腾地跳上床，拉过一叠被子顶住他腰。

那人又往前倒，新娘子手指新郎：“你，过来！”

” 新郎手足无措：“你是说我？”

” 话音未落，已被一把拖住拉到床沿，与那人并肩坐下，那人立即扎进新郎怀中，新郎连忙一把搂住，看上去两人便像一对迫不及待的鸳鸯。

众人这才惊醒过来，企图七嘴八舌。

不知有谁尖叫一声：“要杀头的！”

” 新娘子面孔惨白，涂脂抹粉也没用，声色俱厉，喝道：“谁说出去一个字，大家都杀头。”

” 立刻把那尖叫者闷了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清兵进了院子，大家都吓傻了，也没人上去照应。

那头儿在院中喊：“人呢，这家说话的主人呢？”

” 还是宾相中杭九斋的朋友郎中赵岐黄胆大，出了洞房，作了揖，开口便说：“人倒是有，都在洞房里呢，长官您看要不要点一点？”

” 头儿在门口晃了晃，竟然没进门，只在外边说：“冲了二位新人的喜事，失礼了。在下也是奉了上司的命，抓那长毛贼头，刚才分明见他往这里奔来的。”

” “会不会是往后面河里去了？”

” 林藕初躲在人堆里说。

那人听了，果然就信，说了一声“对不住”，便带着那队士兵退出院子。

这边刚刚松了口气，只听扑通一声，真正的新娘子又翻倒了。

赵大夫上去一看，说：“不要紧，是吓的，一会儿就醒。”

” 手忙脚乱一阵子，新娘子醒来，哇地一下哭出了声：“妈呀，我可不知道后门有没有河啊！”

” 长毛吴茶清，半夜从杭九斋、林藕初新房的小厢房中醒来，双眼一片红光光的模糊，不知身在何处。

摸一摸颈下，有枕，是在床上。

一个翻身跳下床，脚步便踉跄起来，他心里暗叫一声：“不好，看不见了！”

” 他记得他最初的念头是要走，但一个嗓音略尖的男人的声音阻止了他。

后来他知道他是新郎官，他按在他肩上的手细瘦惊惧。

“你不能走！”

要杀头的！

” 他用那种大人恐吓小孩不成反而把自己先吓坏了的声调，阻止这位天外来客。

吴茶清摆摆手，意思是不怕，新郎官更急：“是我们要杀头的！”

” 吴茶清愣了一下，才明白，说：“换身衣裳不连累你们。”

” 新郎官杭九斋没辙了，就叫他的媳妇：“喂，你过来，他要走！”

” 原来听说新媳妇大他三岁，他是有些不满的，父亲告诉他，女大三抱金砖，他还内心反抗，什

<<南方有嘉木>>

么金砖银砖，我才不要砖。

这才刚入了洞房，他就知道金砖的重要性了。

把长毛安顿在洞房的偏房里，倒是公公杭老板的主意。

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万一清兵再回来时还有什么地方会不被搜查。

新娘子胆大包天的行为已经镇住了所有的人，吓得林秀才躲进了灶下不敢出来，亲朋好友均作鸟兽散。

杭老板清醒过来倒也是个有良心的人，想杭州城里收留长毛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便干脆把这从天而降的人塞到新娘子眼皮底下窝藏，明日再移到后厢房的阁楼上去。

听说长毛要走，新娘子过来了。

吴茶清迷迷糊糊地看不清，只听窸窸窣窣，一团柔和的红光近了，定在他眼前，他还嗅到了一股奇怪的香气，使他想起夏天。

他听到那团红光说话了：“你要走？”

“声音有些尖脆，有些逼人。”

他点点头，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他肩膀上便接触到了一阵柔劲，温和但有力量。

“你不准走！”

“那声音继续着，‘你跳进我家院子，砸在我身上，我把你救了。’

官兵来查，没查到。

或许就在外守着抓你。

抓着你，还得抓救你的人。

你杀头，我杀头，他，也得杀头！”

林藕初用手指一指杭九斋，杭九斋就轻轻一颤。

“我们才入的洞房，还没来得及做人，你就要我们去死，有这样图报救命之恩的吗？”

吴茶清听完这话，一闷，倒下头，便又昏了过去。

那一年林藕初二十一岁，算是养在家里的老姑娘了。

因为母亲早亡，早早地担当了家务，知道怎样做人。

成亲并不使她慌张，倒是突然冒出来的长毛使她乱了心思。

她想过许多话要以后再和丈夫说的，但一切都被打乱了。

吴茶清从墙外跳进来之后，林藕初突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她叮叮当地卸了一头花钗，坐在床沿上，等着丈夫过来。

夜深人静，红烛儿高照。

杭九斋心乱如麻，他的烟瘾犯了，开始打哈欠流鼻涕。

林藕初说让他来歇着时，杭九斋吓了一跳。

“不不不不不，”他说，“你睡你睡，我还有事。”

“新娘子说：‘实在犯了烟瘾难受，你就抽一口吧。’

“杭九斋很害怕也很激动，‘不不不不不！’

“他哆嗦着嘴唇说，哆嗦着手脚，便去找那山西太谷烟灯。”

下面那段话杭九斋根本就没上心，但林藕初却说得明明白白：“当初嫁过来时，我爹和你爹说好的，你若不抽大烟，茶庄钥匙就归你挂；你若还抽大烟，钥匙就归我了。”

“归你就归你。”

“新郎毫不犹豫地说，立刻将挂在腰上那串沉甸甸的铜钥匙扔了过去。”

偏房里那长毛一声呻吟，把这对新人吓了一跳。

俄顷，万籁俱寂，一对新人各得其所。

新媳妇林藕初怀揣着一串梦寐以求的钥匙，美美地入了芙蓉帐；小丈夫杭九斋吸足了烟，眼前，浮现出水晶阁里小莲那张含苞欲放的脸。

吴茶清在杭家后厢房阁楼里躺了七天七夜。

其间有杭家世交郎中赵岐黄先生来过几回，切脉看舌，说是不碍事。

城里的搜捕亦已停息，吴茶清想，他该走了。

<<南方有嘉木>>

夜里，他悄悄下楼，脚步比猫还轻。

他在阁楼上看得见这是个五进的大院，他看见花园假山，长的甬道，高的山墙。

他看见后院之外的小河，他还看见了天井里那些硕大无比的大水缸。

真是一个又大又旧的院子，但吴茶清依旧不曾轻举妄动。

他没有再遇见过这个大院的主人，他的眼睛也始终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

突一日，他早晨起来，感到神清目朗，便信步走到院中，七转八折，见一处边门。

边门又无上锁，他顺手把门闩一拉，门开了，竟是一宽敞的场院，七七八八晒满了竹匾，还有不少石灰缸，斜着置放，一少妇正在指挥着下人，用干净抹布擦拭着石灰缸。

那少妇转眼看见了他，愣了一下，吴茶清也愣了一下。

她径直走了过来，对他说：“你能看见东西了？”

”他点点头。

他瘦削，面色苍白，稀稀的胡子长出来了，阳光一照，金黄色的。

他的眼皮薄薄，鼻翼也是薄的，连嘴唇也是薄薄的，他看上去像一把薄剑，透着寒气。

他穿着一袭杭老板派人送去的浅色杭纺长衫，外面罩一件黑旧缎子背心，便也像一个不苟言笑的私塾先生了。

他的鼻翼像蜻蜓翅膀颤抖起来，在空气中捕捉什么。

他眼中的亮点一闪即逝，他的声音很轻，像蒙着天鹅绒，很好听。

他答非所问：“开茶庄的？”

”她有些惊异：“你家也开茶庄？”

”“从前给茶庄当伙计。”

”他使用的是一口标准徽州口音。

林藕初一身碎花布衫，站在阳光下，一口白牙。

她用那好看的白牙红唇说话，她说：“我家从前卖藕粉，现在我要吃茶叶饭了。”

”吴茶清记得他当时不再想和新娘子多说些什么，多说不好。

他便问她家的男人在哪里，而她则撇撇嘴，“他呀，”她做了个抽大烟的姿势，“他喜欢这个，和他爹一样。”

”她好像对他毫无顾忌：“你帮我把石灰缸搬到屋里去，正贮茶呢。”

”吴茶清摇摇头：“得用火把缸烤一烤，我来。”

”“我去告诉爹。”

”新媳妇有些喜出望外，便去禀报。

一会儿，杭老板来了，开口便问：“你吃过茶叶饭？”

”吴茶清用手拎起一包石灰，说：“这个不行，都吃进那么些水，还有缸，太潮。”

”杭老板知道是遇见行家了，便作揖：“依先生所见？”

”吴茶清伸出两个手指头：“给我两个人。”

”一个月内，吴茶清烘烤了所有的石灰缸，运来最新鲜的石灰，小心地用纱布袋包成一袋袋，后场茶叶拼配精选了，就到他手里分门别类贮藏。

新媳妇忙前忙后的，给他当着下手。

一个月之后的那个夜里，杭家父子在客厅里再次会见了吴茶清。

他们一头一个，躺在烟榻上正抽大烟，见吴茶清进来，连忙欠身让座，吴茶清用手一摇，便坐在偏席。

杭九斋亲自上了一杯茶，说：“吴先生，你尝尝？”

”吴茶清尝了一口，皱起眉头，他没尝过这样的茶，有枣香。

杭老板就很得意，说：“那是我用祁门红茶拌了红枣，吸足甜气，再筛出，重新炒制的。”

过了芙蓉瘾，喝此道茶，最是好味觉。

”吴茶清推开了那杯红枣茶，站起身作了个揖，说：“谢救命之恩，自此告辞了。”

”慌得那父子俩立刻爬起拦住吴茶清退路，说：“英雄，你走不得！”

识时务者为俊杰，太平军早就被打散了，你还能到哪里去寻你们自家人？

<<南方有嘉木>>

没听说‘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

这几个月你蜗居在此，哪里知道天下成了什么光景！

陈玉成已死，李秀成也早已离了浙江，这会儿，怕不是已经到了天京。

千里迢迢，你一个人又怎样去找？

不妨在此做个帮手，也不枉我们冒了死罪救你一场，请三思。

” 吴茶清不吭声，再作一揖，便出了门，留下那面面相觑的父子。

在后院的玉兰树下遇见新娘子林藕初，已是黑夜时分。

吴茶清见了她就有些发怔，他已换上了旧时的衣裳，头上缠起了黑布巾。

在夜里，这个人更薄了，像是摇身一闪便会无影无踪的侠客。

“你不要走，吴先生。

” “我叫吴茶清。

” “你看钥匙！

” 林藕初把一串重重的钥匙提到他眼前，明明灭灭晃着，细细碎碎地响，“他们抽大烟，不管这个家，推给我了。

他们把好好的茶楼都卖给杀猪的万隆兴。

吴茶清，你不要走，你帮我！

” 吴茶清摇摇头，说：“我是长毛。

” “长毛好，有胆，敢造反。

” 是初夏的风了，玉兰树的大叶子刮不动。

黑夜重得很，黑夜框在高墙之中，风吹不动。

“吴茶清你不要走，你帮我，杭家要倒了，就剩这个大架子，从前的管家也跑了，账房也跑了，都到别的茶庄吃饭去了。

” 吴茶清摇摇头：“倒就倒吧，天朝都要保不住，要倒。

” “那你怎么还去？

去送死？

” 吴茶清想了想，竟然露出笑意：“去送死吧。

” “我不让你去送死，我把大门二门全上了锁，我看你往哪里跑？

” 林藕初一只手抓住玉兰树枝，使劲地晃着，她生气了。

吴茶清又怔了一下，他们便有些尴尬地沉默了下来。

黑夜就更重了，玉兰树叶落在林藕初手里，也很重了。

两个人的呼吸也很重了。

吴茶清说：“告辞了。

” “你还要走？

” 吴茶清的呼吸淡了下去。

“你怎么走？

你没钥匙。

” “怎么来的，怎么走。

” 吴茶清把手中包裹扎到了背后，望着黑暗中高大的玉兰树，突然的一阵风，吹上了枝头。待林藕初再定睛望时，那人已悄然立于墙头，林藕初只来得及喊上两个字：“回来！”

” 那人便没了踪影。

她伸出的双手，抓住了一阵风，被弹开的玉兰树枝便摇晃个不停了。

数年之后的一个秋日，人们对长毛造反的事情已经淡漠下来。

一日，从忘忧茶庄正门进来一位客商模样的男人。

伙计上前打招呼，问他要什么茶，那客商倒也不说话，只问：“老板呢？”

” 伙计问：“你是问老板还是老板娘？”

” “一样。

” “老板外面逛去了，老板娘在后场看着呢。

<<南方有嘉木>>

” 那客商便去了后场。

见一个大场子，大铺板上各各坐着正在精致拼配的女工。
那女人走来走去地正张罗着，头上还戴着白孝，一身月白色。
吴茶清又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像那个玉兰树下之夜。

屋子里，茶香扑鼻，是标准的龙井。
看得出来，初秋的茶，已经开始收购了。

女人堆中猛地站出了一个男人，大家都好奇地抬起头。
老板娘也是有所察觉了，她的眼睛一亮，一下子就认出了他。

“回来了。

”她淡淡地说。

<<南方有嘉木>>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茶的清香、血的蒸气、新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叶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融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

” 故事发生在绿茶之都的杭州，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

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

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

杭天醉所生的三子二女，经历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参与了华茶的兴衰起落的全过程。

其间，民族，家族及其个人命运，错综复杂，跌宕起伏，茶庄兴衰又和百年来华茶的兴衰紧密相联，小说因此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